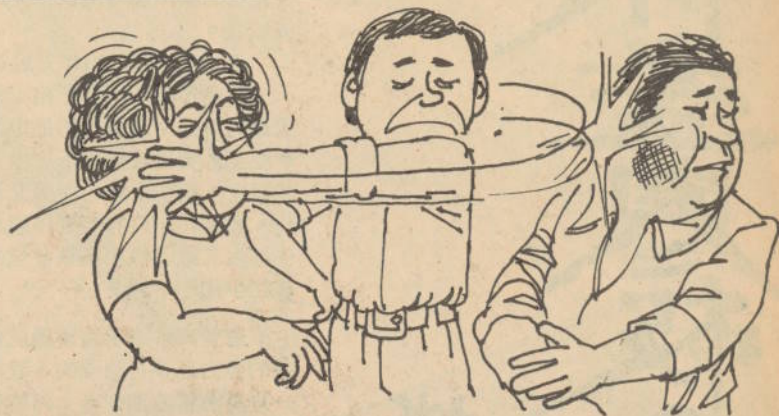


無不是父母底天下

鏗鏘集無 不是底父母

— 蕭聲跡



唔好打D細路啊！

殷巧兒近作「天下無不是底父母」將「父母底不是」的社會現實道德化為「天下無不是底父母」的登高一呼！

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，編導是要對低下層勞苦大眾表示一點同情，對他們一群不幸的兒女展示一絲憐愛。

可惜他們只利用了一個無能無力軟弱疲勞的小資產階級（劉丹飾的小學教員），一個終日搖頭歎息，有心無力，無可奈何，躊躇不舉的人。

而被憐者是那無辜的小孩，和那些暴躁、兇惡、無理、粗野的鹵男子。

這個處理並不完全，因為事情並不這般簡單，編導亦知道這般交待問題不太像樣了；所以隱隱約約、暖暖昧昧地，編導還在暗示一些甚麼環境迫人，身不由主，最終的一句不是「社會嘅錯是甚麼」？

我最唔明，為什麼，在香港的電視裡找不到一個健康的、正派的、清潔的、和氣的、舒泰的、剛直的、勇敢的、有型的無產階級，為什麼一定要寫到佢地咁無知、兇狠、粗暴；我要向全港電視人抗議，天下既無不是底父母，為什麼不就爽快點說：「天下無不是底勞苦大眾！」

難道這就是你們的寫實嗎？這般的寫實，結果就是為勞苦大眾下最後的判決：你們將永不翻身，你們會繼續卑賤下去，你們永遠沒有希望，社會不救你，你自己又不能自救。

吹脹！

想這就是所謂「貧窮的文化」（CULTURE OF POVERTY）的SELF-FULFILLING HYPOTHESIS。

香港電台要指出一些社會公敵時，總要先將責任轉嫁給窮人，然後暗示他們有罪，是社會的錯。

要給香港電台電視組的作品一些評論，總是遇上一點矛盾。一方面，我們要苛求一點，另一方面，我們明白不能苛求。

首先，我們非常同情他們在題材選擇和內容處理上所遭遇的掣肘和困難。他們是政府的僱員，是市民的公僕，很多題材，其他電視工作者可以用，他們不能用；很多說話，其他電視工作者可以不說，他們卻一定要說，包括一些他們明知不會討好的話；如果所有電視節目有公式的話，香港電台的節目是最公式的，也就是最容易給觀眾在劇情發展上斷定一個結局的節目；所以香港電台的劇很難給觀眾提供一點新意，不是完全不能，而是難。在電視這種媒介裡，其實也很難談創作的創意，因為電視劇的類型通常已固定化為若干表現的形式；以流水作業的工業生產方法大量搬出以填補節目表的空白，又不要太頻密地打破觀眾的期望以保證其收看的慣性，我們能苛求甚麼？

但另一方面，我們有充份的理由要對他們苛求一點，因為在製作成本，演員質素及期限上，他們比其他同業都有優勢。他們的節目都被編排於很有利的時間，而在工作過程裡，他們亦有其他電視工作者得不到的方便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不能以一般的標準去評價香港電台的作品，我們必須在某些問題上苛求一點，而在其他問題上給他們多點諒解。

苛求甚麼？諒解甚麼？

讓我們首先分析一下政府電台裡所謂寫實電視劇的公式。

第一，這些劇本很多時取材於新聞，非常直接地使觀眾有聯想，使劇本的效果熔合於觀眾對新聞的感受。只要交待妥當基本的情節，瑣碎的都可以省下來，但效果已由於觀眾對情節的已有認識而產生出來。這條路

線如果利用得好是的確事半功倍的：可以用很短的時間交待一個不完整的情節，但觀眾仍然可以掌握到劇所要交待的故事。

但壞的地方也在這裡：要是觀眾對要交待的情節已是耳熟能詳的話，觀眾會覺得劇情平淡枯燥。隨了重覆了原來的故事外，多出來的是都非常老土的說教。而導演或想加些風趣的人物去插科打諢，使劇情有輕鬆的一面，但結果弄出來的很容易丑而不趣；或又用些童角去將現實的無情沖淡一下；但這又令到劇情更加鬆散。

但這還不是主要，不是無可救藥的。最無可救藥的是那硬崩崩的道德主題，和那小資產階級的「憐愛弱者」的意識。

香港電影文化中心主辦

「現代中國電影選」

「老兵新傳」 11月18日（星期六）
2：30 P.M.

「小兵張嘎」 5：00 P.M.

「李雙雙」 11月19日（星期日）
2：30 P.M.

「白求恩」 5：00 P.M.
（紀錄片）

地點：九龍旺角砵蘭街101號3樓
電話：3-841031

會員4元非會員6元門券在一山書店·阿Q書屋
及本中心有售。